

德国“老爷爷”的古今中外

——记 2012 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得主、计算生物学所首任所长德乐思教授

解放日报社 徐瑞哲

德国“老爷爷”的古今中外

——记 2012 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得主、计算生物学所首任所长德乐思教授

昨天,74岁的德乐思教授从北京人民大会堂载誉而归,回到他扎根 5 年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大院,与中国老同事们重聚共庆。这个德国数学家刚刚从我国领导人手中接过 2012 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,这是他去年获得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后,又一次荣膺中国国家级最高奖。

德乐思是沪上“中科院—德国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”首任所长,他是我国古代科学家徐光启以及京剧大师程长庚之后,当今科学界流行的计算生物学研究者;他被所里上上下下的中国人尊称为“老爷爷”,他为中国创建了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合作所。

来上海前,德乐思对徐光启先生的评价是:“古来不知,计算生物学家所初创期间,一个老资格的德国同事便告诉他德乐思,附着于他的地方很有意思,一个中国古人的墓碑。”

“古来不知”就是教书育人中西交流的先驱者,德乐思是来自德国认识之后,便开始培养这位中国未来学家、天文学家、农学家、水利学家和数学家,“他和他广大的学生都是我的骄傲。”德乐思说。

这个“古来不知”就是教书育人中西交流的先驱者,德乐思是来自德国认识之后,便开始培养这位中国未来学家、天文学家、农学家、水利学家和数学家,“他和他广大的学生都是我的骄傲。”德乐思说,正逢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希腊《几何原本》400 周年,在德乐思指导下,他的研究所与徐汇区政府合作组织了规模浩大的“徐光启国际学术会议”,并在所内成立了“徐光启系列学术讲坛”,迄今已办 6 次,其中 4 次的主讲人都是德乐思亲自讲授的。

位于岳阳路上的计算生物学所,离光启墓

墓约有两公里远,古稀之年的德乐思常在休息日乘火车前往,而且每年清明都与妻子同去扫墓,直至他 2010 年从所长退休。

尽管德乐思不懂中文,他却喜欢与中国古代戏剧和古典。同样李淑琴说,每次有学术会议,他必安排一席带翻译的学者自由台上戏院看戏,“他总说我们用英文把剧本大概内容告诉他,再倒腾上去腰带更详细的说明,然后讲给他看戏的人听。”他还会翻看一套插图本《本草纲目》,“真不知他是看图还是看字。”

德乐思的科研却非如此,“古今”典,而相当新奇,早年,他不懂何为“生物数学”。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期间,他发现自己的一个朋友—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开始研究生物学,经引荐,他结识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M·Eigen,他们基于生物学逐步建立起一套数学理论。

当生物数学研究进入基因、蛋白、分子等新的层面,这个微观世界瞬间千变万化,出现海量的数据和计算任务,于是,德乐思也跨领域、跨学科、计算生物学,转型成为这一新兴学科学的研究者。

“德乐思”是 Andrus-Dress 的中文名,除了读者们认识,这个名字被他理解为“德国人乐于思考”,研究确实是他的大爱,他钟爱极限底数的而视力极弱,于是坐在办公桌前需要放大镜在书页上慢慢移动,于是为了便于他亲自处理邮件和文件,所用为他配置了 29 时的电脑显示器,活像一台电视机,在他的眼睛手术后,他拿着一只黑墨镜坚持伏案工作。在华 5 年间,

他在《自然》等期刊上发表文章 30 余篇,以简洁优美的“数学语言”解决生命科学的综合问题。

昨天下午,他又去复旦大学附属云石科医

院拜访他熟识的医生,还是因为他那双生涩

且目科学的蓝眼睛。

德国老人的中餐非常好吃,整整

“中午”一个研究所,上至所长,课题组长,下至职工、学生,都爱称他为“老爷爷”。

“一个生活在上海,‘老爷爷’大部分时间

与中科院同事在所里,吃在食堂,平时,所里来

了客人,他作为所长却基本会带他们去大院内

那个简便实惠的小店吃晚饭。就连前来评估的

学术委员会“大腕”,也照称“老爷爷”安排在

浦东餐厅就餐,在饭局上,“老爷爷”最常吃的就是土豆,土豆烧肉进微波炉上转 2 分钟,就用叉子

或筷子把土豆像糖葫芦那样叉着吃。

“老爷爷”首次回国探亲或出席讲会,回来坐

十几个小时飞机抵达机场,自己一个人背上大背包,搬一个大箱子,先坐机场大巴到市区下车后再

换乘一公交车到住处,“他根本不介意时差,一到

上海,他便立即到浦东探亲同事家里,然后说

“我先回去休息一下,下午再和你们聚聚。”

“老爷爷”第一次回国探亲,也是他每次回国

对“组织所内同事”“反三城”乐于亲自欢庆。

“即使他退休后,这也是他每次回国的保留节目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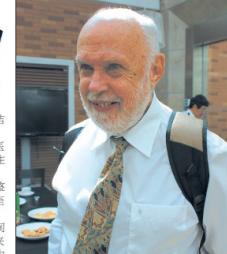
事实上,在退休回国时,“老爷爷”购回一套仿明

家具,身在德国也能生活在古董风格中,而且,

他儿子还娶了一个中国姑娘。

“外”时长,他第一次来上海,也是中科院

第一位全职归国的外籍所长,这是一个充满



德乐思昨天重回上海“老单位”。徐瑞哲 摄

挑战性的任务,但我喜欢。”他发现,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集聚多家研究所,涵盖生物化学、细胞生物学、神经科学、药物学、植物学、营养学、病毒学等各学科门类,而在数百万方面,复旦、上海交大等高校也都有学术大师,因此,在计算生物学领域建设专业机构,此地得天独厚。

但中科院更要跨领域,德乐思努力把这个研究打造成“国际所”,所内,不仅 5 个研究院院长,还分属美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美国、美国、奥地利、德国、中国四国,他任所长 5 年,从外聘所长从 4 位到 5 位,中科院 5 位所长,从 2 位到 3 位,推进了中国

在计算生物学上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产出,目前,研究所共承担 973、863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等各类计划项目 42 项。

德乐思则应邀担任计算生物学所首任所长时,他是第一次来上海,也是中科院第一位全职归国的外籍所长,这是一个充满

“医疗云”成了德乐思计算生物学的新追求。

《解放日报》第 7 版

2012 年 10 月 9 日

昨天,74岁的德乐思教授从北京人民大会堂载誉而归,回到他扎根 5 年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大院,与中国老同事们重聚共庆。这个德国数学家刚刚从我国领导人手中接过 2012 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,这是他去年获得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后,又一次荣膺中国国家级最高奖。

德乐思是沪上“中科院—德国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”首任

所长。他是我国古代科学家徐光启以及京剧的铁杆粉丝；他从事当今科学界流行的计算生物学交叉研究；他被所里上上下下的中国人称为“老爷爷”；他为中国创建了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合作所。

“古”

来上海前，德乐思对徐光启并不知晓。计算生物学所初创期间，一个爱踏青的德国同事彼得告诉德乐思，附近有个地方很有意思：一个中国古人的墓丘上竖着十字架。“哦？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去看看。”德乐思说。

这个中国古人就是致力中西文化交流的徐光启。当德乐思在光启公园认识他后，便开始崇拜这位明末数学家、天文学家、农学家、水利家、政治家和军事家，“他如此广博，真是中国的达·芬奇”。2007年，正逢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古希腊《几何原本》400周年。在德乐思倡导下，他的研究所与徐汇区政府合作组织大规模的“徐光启国际学术会议”，并在所内设立“徐光启系列学术讲座”，迄今已办6次，其中4次的主讲人都是他力邀前来的诺奖得主。

位于岳阳路上的计算生物学所，离光启墓约有两公里远。古稀之年的德乐思常在休息日徒步前往，而且每年清明都与妻子同去扫墓，直至他2010年从所里退休。

尽管德乐思并不懂中文，他却喜欢中国古代戏剧和典籍。同事李淑琴说，每次开学术会议，他必安排一晚带领各国学者自费上戏院看戏。“他总让我们用英文把剧目大概内容告诉他，再到网上去搜集更详细的内容，然后讲给同去看戏的人听。”他还爱翻看一套插图本《本草纲目》，“真不知他是看图还是看字”。

“今”

德乐思的科研却非如此“古典”，而是相当新潮。早期，他创立了利用图论研究“周期拼砌”的方法，名噪国际数学界。上世纪70年代中叶，他还不懂何为生物学。但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期间，他发现自己的一位舅舅—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开始研究起生物学。经引荐，他结识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M·Eigen，他们基于生物学逐步建立起一套数学理论。

当生物学研究进入基因、蛋白、分子等新的层面，这个微观世界瞬间

千变万化，出现海量而复杂的计算任务。于是，德乐思也跨越数学、生物学、计算机学，转型成为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开拓者。

“德乐思”是 Andreas · Dress 的中文名，除了读音相近，这个名字被他理解为“德国人乐于思考”。研究确实是他最大的爱好，他曾因眼底出血而视力模糊，于是坐在办公桌前拿着放大镜在书页上慢慢移动。为了便于他亲手处理邮件和文件，所里为他配置了 29 寸的电脑显示器，活像一台电视机。在他的眼睛手术后，他戴着一只黑眼罩坚持伏案工作。在华 5 年间，他在《自然》等期刊上发表文章 30 多篇，以简洁优美的“数学语言”解读生命蕴含的玄机。

昨天下午，他又去复旦大学附属五官科医院拜访他熟悉的医生，还是因为他那双毕生注目于科学的蓝眼睛。

“中”

德国老人的中国人缘非常好。整个研究所，上至所长、课题组长，下至职工、学生，都爱称他为“老爷爷”。

一个人生活在上海，“老爷爷”大部分时间与中国同事待在所里，吃在食堂。平时，所里来了客人，他作为所长却基本都带他们去大院内那个简便实惠的小食堂吃饭。就连前来评估的学术委员会“大腕”，也照样被“老爷爷”安排在内部餐厅就餐。在家时，“老爷爷”最常吃的就是土豆，把土豆放进微波炉转上几分钟，就用叉子或筷子把土豆像糖葫芦那样叉着吃。

“老爷爷”每次回国探亲或出访开会，回来坐十几个小时飞机抵达机场，自己一个人背个大背包，拖个大箱子，先坐机场大巴到市内，下车后再换乘一路公交车到所里。“他根本不倒时差，一到上海就进单位。”同事徐波说，后来几年，他年事渐高，返程当天中午进所，先跟同事们问声好，然后说“我先回去休息一下，下午再来上班”。

这个国庆长假，“老爷爷”再次举办“宝贝派对”，组织所内同事在“反斗城”乐园亲子欢聚。“即使退休后，这也是他每次回沪的保留节目。”事实上，在退休回国时，“老爷爷”购回一套仿明家具，身在德国也能生活在中国风格中。而且，他儿子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。

“外”

德乐思应邀担任计算生物所首任所长时，他是第一次来上海，也是中

科学院第一位全时全职的外籍所长。“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任务，但我喜欢。”他发现，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集聚多家研究所，涵盖生物化学、细胞生物学、神经科学、药物学、植物学、营养学、病毒学等各学科门类，而在数学方面，复旦、上海交大等高校也都有学术大师。因此，在计算生物学领域建设专业机构，此地得天独厚。

但跨学科更要跨国界，德乐思努力把这个研究所打造成“国际所”——所内，不仅5个研究室课题组长分别来自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美国、奥地利等地，4个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也从俄罗斯、德国、中国招聘。他任职5年，这个外籍所长从世界范围引进50多名各类研究人员，全所外籍学者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二，推动了中国在计算生物学上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产出。目前，研究所共承担973计划、863计划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等各类科技计划项目42项。

下月初，德乐思将在上海交大参加云计算国际论坛，“我也有个发言，关于搭建IT医疗平台”——“医疗云”成了德乐思计算生物学的新追求。